

# 父母在天堂

□ 冯克法

我特别怕过春节。偶尔会有朋友问，回家陪父母过年吗？我会说：“父母没在家”。更为关心的朋友会追问：“老人去哪里了？”只好说：“老人在天堂。”

老父1996年去世，75岁；母亲小父亲11岁，2007年随父亲而去，也是75岁。

父母去世多年，儿时的事情很多早已忘记，但没有忘记的，却越来越清晰。父母都不识字，对我的教育基本都是通过棍棒进行。我小时候调皮，记忆中三天左右被打一次，虽有误差，但不会很大。一共被打了多少次，没法计算，因为不记得始于何时，

止于何时。但哥哥只被打过一次，我是记得很准确的。

被打的时候，我从不跑，因为没本事跑太远，总得再回来，但回来以后，会被打得更厉害。更重要的是，自己也觉得被打的并不冤枉。不过也有一次例外，我愤愤了很多年，直到读了大学以后，才慢慢明白，其实并没有冤枉我。

那是在我四岁的时候，那个夏天，我光着屁股。因为家里穷，上学之前的每年夏季，我基本都是光着屁股的。一天中午，在河里洗澡后经过村里苹果园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从果园里拉了一些干枯的树枝回家，我也拉了

一枝。那树枝不很大，也不小，拉回家后我已经浑身是汗了，不过想着父母冬天可以少去打草了，也算为家做了贡献，也许还会被表扬一下，心里乐滋滋的。

进门时父亲恰好在家。看到我拉树枝回家，脸色突然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才要问怎么了，父亲已怒气冲冲地问我：“从哪里拉的树枝子？”我自豪地回答：“苹果园！”因为苹果园离我家距离并不近。

父亲让我过去（去他身边），这是我最不愿听到的一句话。因为我过去后，迎接的肯定是一顿暴打。果不其然，父亲脱掉他脚上的拖鞋，照着我屁股就是一顿

抽打。自小倔强的我这次依然倔强，仍然没哭。父亲抽打了大约有五六下，不再打了，气愤地自言自语，骂我才多大，就知道拿人家东西，越骂越生气，还要再打我时被母亲赶忙拉住，对父亲说：“别再打了，让他送回去就是了！”父亲终于没再打我，呵斥我赶紧送过去，从哪个地方拉的就放回哪个地方！

送回的路上，我一路哭着，眼泪刷刷直流。我不明白明明我为家做了好事却要被打一顿，为什么其他人不挨打我却要挨打。这是我唯一的一次、以后多年一直愤愤不平的挨打经历。

但父母并没有解释过为什么

打我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悟出那份爱多么深邃细腻。

父亲去世时虽有些不舍，却也很慈祥满足。他常说，虽然这辈子一天福没享，但他知足，他的两个儿子很争气，都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出了农村，不再种地了。母亲则在重症监护室一个月后没有醒来，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。

怕过春节，春节仍到了。爷、娘，儿子刚刚从咱家的那个破旧草房回来，您没在家，儿子知道您去了天堂。天堂里应该没有贫穷，没有饥饿，没有寒冷，您再耐心一点，我们都会过来陪您……

## 二月二，炒糖豆

农历二月初二，俗称青龙节，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，它是鲁南农村的一个传统节日，名曰“龙头节”。俗话说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家小户使耕牛。”此时，阳气回升，大地解冻，春耕将始，正是运粪备耕之际。

这天早晨太阳未出来之前，父亲就早早起来了，用草木灰在院子里，撒成圆圈，代表“粮囤”，中间挖个小坑，放进五谷杂粮。意思是填仓，意在祈祷丰年，实现“大囤满、小囤流”的愿望。三天后，即二月初五早晨，再将“粮仓”中的粮食，收回来放回家中的粮缸中，谓之“收仓”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这一天最喜欢吃的是炒糖豆。二月初二一大早，父亲把厨房里的锅刷干净，用干豆秧点上火，把黄豆炒得

“啪啪”乱炸，在出锅时撒上少许白糖，那时候的白糖是紧俏之物，再说农村也没有多少钱买白糖，所以放得很少。这时，家家户户都在炒糖豆，满村飘着豆香味。这时候，我们弟兄几个人分一把炒黄豆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父亲说，古时候，有一个女人当了皇帝，惹得玉帝大怒，命令龙王三年不下雨。龙王不忍生灵涂炭，偷偷降了一场大雨。玉帝得知便将龙王打出天宫，压于大山之下，老百姓感龙王降雨深恩，天天向天祈祷，炒糖豆给龙王送去，所以民谣说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家家锅里嘣豆豆，惊醒龙王早升腾，行云降雨保丰收。”最后感动了玉皇大帝，于二月初二将龙王释放，于是便有了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之说。实际上是

过去农村水利条件差，农民非常重视春雨，庆祝“龙头节”，以示敬龙祈雨，让老天保佑丰收，故“龙头节”流传至今。

我们这里在二月二的早上，必须吃面条，名为“龙须面”、“顶门棍”，有人说，吃了“顶门棍”，把门顶住，邪祟不入，一年太平。有人说，过春节大家都吃闷了、玩昏了，吃一顿“顶门棍”顶灵性，就开始干活过日子了。也有在二月二这天吃搅团的，说是给龙糊鳞整甲，使龙抖擞精神升天降雨。所以有几句讽刺懒婆娘的民谣说：“过了正月廿三，懒婆娘愁得没处钻。又想上了天，没鞋穿；又想钻了地，没脚尖；又想上了吊，丢不下二月二那顿油搅团。”中午蒸大饺子，名为“蒸龙蛋”。乡村二月二不干

活，全天休息，改善生活。有“二月二，不干活，坐下来，吃大馍”之说。且有禁忌推磨、动针线的习俗，怕压了龙头，伤了龙眼。有人还在附近的药王庙里烧香叩头，祈保平安。

我们这里有句老话说“龙不抬头天不下雨”，龙是祥瑞之物，和风化雨的主宰。人们祈望龙抬头兴云作雨，滋润万物。老百姓还说“龙不剪头发抬头，天也不下雨”。所以有“二月二剃龙头”的说法，因此民谣说“二月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”。每逢二月二这一天，家家理发店都是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另外，在民间流传着“正月剃头死舅舅”的说法，所以很多人在腊月理完发后，一个月都不再去光顾理发店，直到“二月二”才解禁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□ 郑学富

## 煤

□ 王迺宾

甘愿自沉于时间的天涯  
在大自在和空无中入定  
一点一点化身为砾石  
然后  
升华为煤

比身后的鲸鱼化石  
还要空寂  
那是无花  
无鸟 无他 无我的  
亿万年的淡定与守候啊

在一个人类  
自我救赎的出口  
我看到了  
这些发亮的  
泥土的舍利子

它们燃烧起来时  
那柔软的光  
有些慌张  
有些敬畏  
后来才慢慢地锋利起来

好煤  
很长时间都会保持着  
灵魂的形状  
那火焰也一直与寂寞  
同色

□ 朱桂金

煎饼，是枣庄一带人的主食，远近闻名。作为出生枣庄，在枣庄生活、工作，年龄已经六十多岁的我，对煎饼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“圆如银月，大如铜锣，薄似蝉羽之纸，色如黄鹂之翎。”这是著名文人蒲松龄先生对煎饼的贴切描述。

枣庄的煎饼，做工有特定的环节和技巧。摊煎饼之前，把各种粮食经过一夜的浸泡，放入磨眼，随后，石磨下的水桶中就有了糨糊般粘稠的糊子。然后点着

柴草将鏊子烘热，一勺面糊放在鏊子上，由中间向周围均匀摊开。当鏊子最后一点黑色的角落被薄薄的面糊覆盖的同时，就可以在边上铲起一圈，轻轻揭起，一张张“圆如银月，大如铜锣”的煎饼就做好了。刚摊好的煎饼既香又好咬。

煎饼很干，有很少的水分，所以耐存储；煎饼虽薄，但也紧实，很能充饥。单单凭借这两项优势，就在困难时期鲁南一带的劳动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我小时生活在农村，全家九

口人。每隔十天，母亲就得摊一次煎饼。每当她在烟熏火燎中，摊出一张张焦黄香脆的煎饼时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。后来到了县城工作，仍就吃着母亲摊的煎饼。每每想起母亲摊的煎饼，心里既流淌着幸福感，又充满着感恩之情。

后来，我迁居德州市，母亲也不在了。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摊的煎饼，也很难吃到“真正”的枣庄煎饼了。我想，这不单单是对母亲摊的煎饼的偏爱，更重要的是对家

乡的留恋和对母亲的怀念之情。

## 煎饼情结

## 行走在春天

儿时每到春天，家附近的草地便一下子全绿了，春天就像是魔法师，所到之处，充满生机。河水流动了，柳枝也随风摆动，还有不远处不知名的花儿也开放了，甚至于空气中的那种味道，都会让你闻后感到特别亲切。

一年一年，春天似乎总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来赴与人们之间的这场盛大的约会。它首先让风变暖了，让阳光变柔和了，让人们的心情变得欢愉了，让天地间开满了不同色彩的花朵。这样的一场约会，总是会让人在不经意间，满心欢愉。

那时我喜欢在春天来临时，走在离家不远处的那条羊肠小道上，脚下的土很松软，小道两旁开着紫色的花。轻轻地摘下一

朵，细闻起来，那香味，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里。

在有阳光的日子里，我喜欢拿本书，静静地坐在路一旁细细地读着。当微风轻拂时，花草的香味也扑鼻而来，不远处有小河流水的声音，还有孩子们嬉闹的声音，一切都是那么美，这样的一副画卷，也只能在春天的时候，才能够欣赏到。

行走在春天，就会发现许多不经意的美。特别是在下雨的日子里，撑一把精美的雨伞，走在雨里，空气中那种又湿润又清香的味道，让人是那样久久地回味着。

春天是一年的开始，每到春天，我的心情也如同这春风一般，变得轻快起来。

年年春天，都会让我想起儿时。我在想，是谁剥夺了曾经的美好，又是谁，让此时的我竟忽视了春天的存在呢？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我如同当年般行走在有着花草的地方，那香味将我带回到了从前的时光。

就这样静静走着，看落花飞舞，看小桥流水，儿时的一切，又重回到身边。行走在春天，让我的心变得格外宁静，原来，一切都没有变，变的是自己的心。这个春天，我不再如以往那样，整日在职场上忙碌，我想找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，静静走着……让我行走在春天，感受到不同的美好。

□ 朱凌

